

# 灵宝西坡遗址所见青灰色泥及相关问题探析\*

马萧林<sup>1,2</sup> 刘丁辉<sup>1,2</sup> 贺传凯<sup>2</sup>

1.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2. 河南博物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Abstract:** The Lingbao Xipo site serves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of large-scale central settlements during the middle Yangshao cultur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t Xipo have revealed the prevalent use of greenish-gray mud or greenish-gray grass-mixed mu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architectural bases and tombs, a practice that is uncommon in other prehistoric sites.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three “cisterns” at the Xipo site were likely utilized as pools for clarifying greenish-gray mud. This mud was primarily used as a building material for constructing houses.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gray mud and grass-mixed mud on the living surfaces, pit walls, and walls of the Xipo architectural base sit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ioneering instance of prehistoric white-gray surface construction in China. Similarly, the usage of green-gray fine mud and grass-mixed mud on various parts of the building site at Xipo can be seen as a precedent for prehistoric white-gray surface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e greenish-gray mud found in Xipo tombs mainly originates from river wetland silt that underwent simple treatment. Its primary purpose is not for antiseptic purposes but rather as symbolic elements within funeral rituals, representing a distinct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Xipo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middle and late Yangshao cultur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re are instances of imitating the funeral rituals of higher-grade tombs within the tombs of slightly lower grades.

**Keywords:** Xipo site, greenish-gray, pools for clarifying greenish-gray mud, funerary ritual, social stratification

**摘要:** 灵宝西坡遗址是仰韶文化中期大型中心性聚落的典型代表, 西坡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 在大中型建筑基址和墓葬中均发现有使用青灰色泥或青灰色草拌泥的现象, 罕见于其他史前遗址。经过分析, 本文认为西坡遗址的3座“蓄水池”应当是用来制作青灰色泥的澄泥池, 所产出的泥料主要作为建筑材料用于房屋建造, 西坡建筑基址在居住面、坑壁、墙壁等部位涂抹、铺垫青灰色细泥和草拌泥的现象, 在使用方式和功能上与后来大规模流行的白灰面建筑较为接近。西坡墓葬中的青灰色泥主要来自经简单处理后的河边湿地淤泥, 其主要功能不是防腐, 而是用作葬仪中的“道具”, 这是仰韶文化中期晚段西坡社会人群所特有的一种阶段性集体意识取向, 等级略低的墓葬可能还存在着模仿大墓葬仪的情况。

**关键词:** 西坡遗址; 青灰色泥; 澄泥池; 葬仪; 社会分化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综合研究”(批准号: 12&ZD196)和2023年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专项项目“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地位研究”(批准号: 2023XWH106)的阶段性成果, 并受到2019年度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自主选题项目“中原文明起源研究”课题资助。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中后期遗存为主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2000年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8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8000平方米。揭露了7座大型和中型建筑基址,清理了34座墓葬和数百座灰坑,解剖了遗址南侧和北侧两段壕沟,初步弄清了聚落的基本布局和文化内涵,为研究仰韶文化中后期中心聚落的结构布局及社会状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资料<sup>[1]</sup>。西坡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在大中型建筑基址的奠基层、室内地表、墙壁等部位,以及墓葬中均发现有青灰色泥或青灰色草拌泥,这在同时期的其他仰韶文化遗址中颇为罕见。本文拟对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各类青灰色泥遗存进行梳理分析,并对相关问题予以探讨,以期从不同视角深化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为相关专题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 一 西坡遗址发现的青灰色泥

经统计,西坡遗址使用青灰色泥的现象主要发现于已揭露的7座大中型房址和32座墓葬中。

### (一) 房址

西坡遗址已发掘的7座大中型建筑基址中均发现有使用青灰色泥的现象,其中大型房址3座,分别是F105、F106、F108,中型房址4座,分别是F102、F104、F107、F3。在时间上,中型房址一般略晚于大型房址,且多是在原大型房址废弃堆积的基础上又开挖兴建中型房址,房屋规模面积变小,门道朝向等房屋结构、性质用途也发生了变化<sup>[2]</sup>。与之相应地,因时间、规模、结构和保存情况的差异,7座房址使用青灰色泥的位置、方式等也有所不同,甚至青灰色泥所呈现的颜色也存在着细微差别。

F102室内居住面为烧烤过的青灰色细泥土硬面,墙壁表面为烧烤过的灰褐色细泥层,规整光滑。火膛周壁及底部、进风道口部表层为细泥层,并被烧烤成红褐色或青灰色硬面。F104室内居住面为烧烤过的青灰色硬面,平整光滑。墙壁

上面均为烧烤过的细泥层光面。火膛壁、底及进风道周壁均涂抹细泥,火膛壁、底经火烧成青灰色硬面。F3室内居住面为烧烤过的深灰色细泥硬面,平整光滑。墙壁表面为与居住面连成一体经火烧呈青灰色的细泥层<sup>[3]</sup>。F105房基坑中部中层为3层灰白色草拌泥,刷抹泥浆。居住面分5层,自上而下第1层是灰白色细泥层,第3、4层为掺有料礞粉、蚌壳末的黑灰色细泥,第5层是草拌泥,除第2层外,每层表面均刷抹泥浆。墙壁表面刷细泥<sup>[4]</sup>。F106居住面分7层,自上而下第3、7层为青灰色草拌泥,第2、5层为棕色草拌泥,第4层为青灰色加料礞石的抹泥。半地穴部分墙体上面为平整的抹泥台面,内侧为青灰色草拌泥。外墙内侧也抹有草拌泥<sup>[5]</sup>。F107柱槽、室内柱洞夹杂有青色泥块。居住面以青色泥做铺垫,上面为青灰色石灰硬面。F108形制与F107大体相同,居住面分两层,下层为青灰色泥层,上层为棕色泥夹杂青灰色泥层或青灰色泥夹杂料礞石层<sup>[6]</sup>。

### (二) 墓葬

用泥封填墓室是西坡墓地特有的一种葬俗,大墓甚至用泥封填整个墓圪,泥多呈青灰色,其内夹杂大量芦苇茎叶<sup>[7]</sup>。已发掘的34座墓葬中,在32座墓圪内都见有青灰色泥块,M19、M22因受到后期破坏或扰动,只保存墓室部分,未发现有使用青灰色泥的现象。

32座使用青灰色泥的墓葬中,因各墓保存状况的不同,青灰色泥块的分布位置和用量存在着差异。具体来看,M1-M8、M10-M16、M18、M20、M21、M23、M25、M27、M33墓室上均以青灰色草拌泥封盖,泥层厚约3~10厘米,南北两侧二层台上散落有泥斑,墓室内杂青灰色草拌泥块。其中,M3、M6、M8、M11、M14、M18脚坑内杂青灰色草拌泥块,M8、M25、M33墓圪内填土杂青灰色草拌泥。M27墓室和脚坑以上部分全部以青灰色泥封填,质地坚硬,内杂大量芦苇秆和植物叶子,墓室和脚坑均以木板封盖,南、北两侧二层台上保留的盖板上普遍发现麻布印痕。M26墓室上以青灰色草拌泥杂土封盖,泥层厚约3~5厘米,南北两侧二层台上散落有泥斑。

墓圻内填土混杂青灰色草拌泥，墓室内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M17墓室上以棕灰色草拌泥封盖，泥层厚约7厘米，延伸到南北两侧的二层台上。墓圻内填土杂有棕色草拌泥块。墓室和脚坑内填土杂有少量草拌泥块。M28、M29、M30墓室和墓圻内填土均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其中M29清理至距离墓口深约120厘米的层面上时，暴露出大片青灰色草拌泥，几乎布满整个墓圻，最厚部分约10厘米，以西部和墓室周围最集中，墓室和脚坑均以木板封盖，墓室中部的盖板上覆盖有麻布。M30墓室上部和脚坑边缘有大量杂芦苇杆的青灰色草拌泥，厚约8厘米，脚坑内填土也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M9、M24、M31、M32、M34墓室无明显封盖泥层，其中M9、M32墓圻和墓室内填土内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M24墓圻、墓室和脚坑内填土均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M31、M34墓室和脚坑内填土杂有青灰色草拌泥块。

## 二 西坡遗址青灰色泥的来源

西坡遗址青灰色泥的用量巨大。据统计，仅M27的青灰色泥用量就多达20余立方米，其他墓葬墓室上方和脚坑、填土等处也均使用了大量青灰色泥。建筑基址使用青灰色泥的位置较为分散，尽管不像墓葬那样直接填充大量的青灰色泥，但因房屋基址规模巨大、建造工艺复杂，在墙体和居住面均使用了多层青灰色泥，这样累计下来的青灰色泥使用量也是极为可观的。目前所发现的建筑基址和墓葬仅是西坡遗址的一部分，如若按照西坡遗址40万平方米的规模来推测的话，整个遗址的青灰色泥使用量极为巨大，显然不是能够轻易制备的。《灵宝西坡墓地》推测墓葬所用青灰色泥的主体可能来自河边的湿地淤泥，经简单掺杂些干土调解其干湿度后用于封填<sup>[8]</sup>。但综合建筑基址和墓葬中青灰色泥的使用情况来看，二者对泥质的要求有着显著差异，西坡墓葬中的填泥多掺杂芦苇等植物茎叶，建筑基址中既有青灰色草拌泥，也有直接涂抹青灰色细泥的情况。墓葬中使用的青灰色泥质地一般较为

粗糙，有些还掺杂有棕红色土或其他杂物，因此其颜色通常不甚均匀，这种情况符合发掘报告所推测在下葬当天取自河边湿地的淤泥。相比较来说，西坡建筑基址墙面、地坪等部位所用的青灰色泥均质地细腻，颜色也基本一致，显然不是直接使用了河边淤泥，而是人工淘洗加工后的结果。以西坡遗址巨大的规模、人口和较长的延续时间，仅建造房屋方面对青灰色泥的需求量也是极大的，应当存在着专门的制备用泥行为。因此我们推测，为了满足建造房屋时的用泥需求，西坡遗址可能存在着专业化、规模化的制泥行为，且很可能就在房屋基址附近完成。

通过对现有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西坡遗址已发现的3座“蓄水池”的功能性质。西坡遗址的3座“蓄水池”发现于2000年至2002年，分别为G1、G102、G103，均位于建筑基址不远处。G1平面略呈长方形，蓄水量约300立方米。底部略呈锅底状，比较规整，可能经过人工加工。G1底面是一层厚约2厘米的黄褐色硬壳，凹凸不平，十分光滑，其上覆盖一层厚约10厘米的细沙，细沙中杂有大量陶片和零星蚌壳、兽骨等。G1南岸上发现有密集的圆洞，多数直径约5厘米，少数达20厘米<sup>[9]</sup>。G102平面略呈南北向长方形，蓄水量约150立方米。底部不平，局部为凹坑或沟槽。池壁及底部为一层厚约2厘米光滑的黄褐色硬壳，似用料礞粉末砸筑而成。池内堆积分3层，底层为浅黄色细沙层，含较多磨蚀掉棱角的碎陶片。G103平面呈长条形，蓄水量约130立方米。池底近平，局部呈圆底状。池壁中下部与底部有一层厚约1~2厘米的黄褐色硬壳，似用料礞粉末筑成。池壁或池底有许多显由人工加工而成的沟槽状遗迹。池内堆积分6层，第5层为较纯净淤沙土，偶见碎陶片；第6层仅在局部低凹处分布，为沙粒堆积，包含大量磨蚀掉棱角的碎陶片。

在发掘简报中，G1、G102、G103被认为是接纳自然降水、生活废水、调节水量并为人类提供生活用水的蓄水设施<sup>[10]</sup>。从西坡遗址的地理环境来看，发源于秦岭山地的沙河的两条支流夫夫

河、灵湖河，由南向北自遗址东、西两侧流过，西坡遗址位于两条河中间，距离最近水源仅数十米，日常取水用水并不困难，没有必要再专门设置蓄水池。从G1、G102、G103的形制来看，结构相似，构造较为复杂，显然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后再行挖筑。3座“蓄水池”都有着大量的人工加工、修筑痕迹，底部均较为规则，多加工成近平的圆底状，池壁和池底多有人工加工而成的沟槽，均有用料礓粉末砸筑而成的黄褐色硬壳，坚硬致密，表面光滑，根据局部注水实验，这些黄褐色硬壳对水有很好的阻渗作用。池底均覆盖一层细沙，还夹杂有大量碎陶片，这些碎陶片的棱角均已被磨蚀掉，说明这些“蓄水池”使用频率很高，且经常被人搅为搅拌，陶片相互碰撞以致棱角被磨蚀。最为特殊的是，在G1南岸上发现有密集的圆洞，这些圆洞很可能用于安插木棍，再于木棍上绑扎用于过滤水中杂物的麻布等遮挡物，是过滤设施的一部分，这种设置在我国今天的北方农村地区仍可见到，多用于建房时的澄泥、澄石灰。G102、G103虽未发现岸上圆洞，但其他构造与G1相近，推测原也应有柱洞等设置。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G1、G102、G103应是澄泥池，而非“蓄水池”。澄泥时，首先把从河中获取的淤泥集中在澄泥池旁边，然后在紧邻澄泥池的高地布置掺水搅拌的场所，形成的泥水利用高差流入池中，在流经岸上圆洞处时，被绑扎于木棍上的麻布等遮挡物过滤掉泥水中较大的杂物。待泥水进入澄泥池后，再不停地搅拌，加速其沉降过程。在G1剖面的最上层，还发现有数十厘米厚的青灰色淤土，应当就是遗留的澄出泥料。根据计算，G1、G102、G103的容量分别为300、150、130立方米，如果按照上述方式循环使用，所产出的泥料是相当可观的。此外，据发掘者回忆，2004年对特大房址F106考古发掘时，在其西侧附近曾发现过一处与上述澄泥池结构相似的沟状遗迹，目前来看，应当也是在建造这处房屋时用来制备青灰色泥的澄泥池。除以上外，在西坡遗址其他房屋基址附近，应当还存在有更多具有同样结构和功能的澄泥池遗迹。

### 三 西坡遗址青灰色泥的功能及相关问题分析

根据上文分析，西坡遗址房屋基址和墓葬所用青灰色泥在泥料来源和使用方式上均有较大差异，应当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涵义。

#### (一) 房屋建造

西坡遗址已发掘的7座建筑基址遗存形状相近，布局与结构基本相同，均为四面坡式房顶的半地穴式建筑，建造工序复杂，大体包括以下过程：挖成半地穴和门道；沿地穴边缘挖柱槽，填土夯实后再挖立柱；放置室内柱的柱础石，铺设居住面垫层；依托立柱建筑半地穴墙体；挖火塘，立室内柱；在居住面铺垫层顶部、半地穴墙壁内面和顶面、火塘内壁抹泥；烧烤抹泥面；填充半地穴墙体和半地穴坑壁间的缝隙，修筑地上部分和房顶<sup>[1]</sup>。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以上房屋建造工序中有多处用到青灰色泥，尤其是7座房址的居住面及墙壁处理极为考究，均有使用青灰色泥涂抹的现象，使用位置包括居住面、墙壁面、墙顶面以及火膛壁、底、进风道等。因此可将青灰色泥看作是当时建筑材料的一种，其作用除涂抹墙面、火膛等位置外，还作为房屋地坪的原材料之一。青灰色泥在房屋建造不同的工序和位置，所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在居住面、墙壁面、墙顶面抹泥，经火烧烤后形成硬面，一方面平整美观，有时还在细泥层上饰以彩绘；另一方面密封坚固，可延长房屋使用期限，还能起到阻寒保暖效果。在柱槽、柱洞及其周围抹泥或铺垫泥块，主要是为了防火、防蛀和防腐。在火膛壁、底、进风道位置抹泥，则是为提高密封性，防止漏火降温。在使用青灰色泥时，西坡先民还会因工序和位置的不同，将青灰色泥与料礓粉、蚌壳末、草茎叶等掺杂在一起，以提升利用效果。如F106、F108居住面采用青灰色草拌泥或青灰色泥夹料礓石或青灰色泥夹棕色泥，旨在提高居住面耐用度。F108墙壁采用青灰色草拌泥，以草为筋，可以防止墙壁龟裂，避免泥层脱落。F105室内居住面制作考究，自上而下的5层中，除第2层外，

其他各层都是用细泥和料礓粉、蚌壳末等物混合而成，且每层表面均再刷抹一层细泥，并用辰砂涂成朱红色，这些复杂的工序，在提升居住面坚实、耐用和美观程度的同时，显然还被赋予某种原始信仰和宗教色彩。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史前大规模、明确使用青灰色泥的情形仅见于仰韶文化中期的西坡遗址，但在房屋建造过程中于居住面、墙面等部位涂抹细泥的现象在史前时期的我国北方地区较为常见，但泥料的来源和颜色大多未经明确。如早于西坡遗址的中原地区贾湖等裴李岗文化遗址，北方地区白音长汗、敖汉兴隆洼等兴隆洼文化遗址，海岱地区章丘西河等后李文化遗址已经存在居住面、坑壁、墙壁抹泥的情形<sup>[12]</sup>。与西坡同时期的其他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也有涂抹细泥的情形，但泥质略有差异，且颜色均不可考，如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三期半地穴房基F16使用砂质细泥做地坪、墙皮；地面房基F1墙壁、烧火台抹砂质细泥，F23用草拌泥筑墙，夹砂泥、硬草拌泥铺垫地坪<sup>[13]</sup>。灵宝北阳平遗址半地穴房基面由草拌泥和夯土做成<sup>[14]</sup>；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F201半地穴式五边形房址的墙壁表面、居住面、柱洞周壁等均用草拌泥涂抹后再经火烧，坚硬光滑<sup>[15]</sup>。彬县水北遗址F1、F4半地穴式五边形房址的墙壁内侧和居住面均涂抹一层草拌泥，在F1草拌泥层表面还见有少量紫红色彩绘<sup>[16]</sup>。另外，澠池班村遗址庙底沟一期文化遗存房屋地面和墙壁表面的硬面经科技分析，当时已经掌握烧制石灰的技术，并将其运用至建筑材料中<sup>[17]</sup>。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随着人工烧制石灰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开始流行在墙壁表面和居住面上先抹一层草拌泥或细泥后，再涂一层白灰，形成“白灰面”，这样原先作为墙面和活动面表层的细泥层逐渐变为白灰面的底层垫土。在新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包括“宫城”城墙，城内大型建筑基址的内外墙壁、地面，基址外的散水台，以及火坛、火塘等，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发现有涂抹草拌泥和白灰面的现象，其中规模最大的F1表面涂抹

的白灰多达六层<sup>[18]</sup>。此外，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四期的房屋墙面采用木骨泥墙，居住面出现用大砂、黏土和料礓石粉配置的三合土，经火烧成坚硬的青灰色，类似于现在的水泥地坪<sup>[19]</sup>，这种情况还见于巩义双槐树等遗址<sup>[20]</sup>。仰韶村、班村、笃忠仰韶文化二期，洞口仰韶文化遗存平地起建的建筑均有“白灰面”地面<sup>[21]</sup>。龙山文化时期，草拌泥筑墙、泥抹居住面的技术仍然沿用，如郑州大河村遗址龙山文化中期F24用草拌泥筑墙，居住面用少许黏泥砸平抹光<sup>[22]</sup>。但此时居住面、墙面在细泥层之上涂抹白灰已经广泛流行，如泗水尹家城遗址地面建筑的居住面涂抹白灰面<sup>[23]</sup>，夏县东下冯遗址F203居住面、墙壁面均涂抹白灰，安阳后冈遗址F28两层居住面皆抹白灰<sup>[24]</sup>，吕梁信义遗址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数十座窑洞式房址主室地面和壁面多为抹一层草拌泥后，上铺白灰面<sup>[25]</sup>。

从史前房屋建造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至少在我国北方地区长期存在着于房屋居住面、坑壁、墙壁等部位抹泥的现象，但最早大规模且使用精细淘洗加工后泥料的情况应首见于西坡遗址。西坡建筑基址涂抹、铺垫青灰色细泥和草拌泥的情况，在工艺上已接近于后来的白灰面，所不同的只是泥料的来源和加工程序。相比火烤后的细泥层，白灰面更加坚固，吸水性也更好，不仅起到防潮的作用，还可以杀虫、驱虫，是史前房屋建筑技术的重大进步。

## （二）葬仪

《灵宝西坡墓地》已指出泥封坟墓室是西坡墓地特有的一种葬俗。西坡墓地已发掘的34座墓葬中使用青灰色泥的就达32座，占比极高，未发现青灰色泥的M19、M22受到后期破坏或扰动较严重，推测原也应有使用青灰色泥封坟墓的现象。这些墓葬不论规模大小均使用青灰色泥封坟墓室，看不出有等级上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仰韶文化中期的西坡遗址使用青灰色泥封坟墓是一种有意识的普遍现象。与建造房屋涂抹细泥的方式不同，西坡墓葬使用大量青灰色泥块充当填土填充整个墓坑，填泥中均掺杂了芦苇的

茎叶，M27填泥中还有柿、枣等多种植物的鲜叶，可见这些墓葬在填泥之前应该还有往青灰色泥中掺杂植物茎叶的制备过程，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看作是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中期时葬仪的一部分。这些墓葬的墓室、墓圪、脚坑、二层台的填土中还多发现有泥块、泥斑，应是在涂抹封盖泥层和埋葬过程中不可避免掉落或掺杂的。

西坡墓葬的葬仪极为繁复和隆重，《灵宝西坡墓地》中有着详细分析，并按时间顺序将其分为下葬前、下葬和下葬后三个阶段，包括对尸体的处理、打圪、准备下葬物品、填埋墓圪等数十个环节，其中用到青灰色泥的有“以草拌泥封盖墓室和脚坑”和“填埋墓圪”，均是在用填土填平墓室和脚坑之后。因青灰色泥要事先用芦苇和植物鲜叶特别调制，因此在下葬当天制备青灰色草拌泥也应是葬仪中必备的一个环节。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一些规模较大的墓葬如M27、M29，墓室和脚坑均以木板封盖，盖板上覆盖麻布，且大部分墓主都有包裹尸体的迹象，M8墓主头顶部和M27填泥中还发现了零星的朱砂痕迹。值得注意的是，除M27外，其他墓葬墓圪中填埋的并不是单纯的青灰色草拌泥，而是掺杂着取自墓地附近的棕红色土，甚至还有挖掘墓圪时挖出的生土，各种土的比例并不固定，一般大中型墓葬填土中的棕红色土和青灰色草拌泥较多，有几座墓葬四角的填土还有意用了较为纯净的黄色生土，这些现象对判断西坡墓葬使用青灰色泥的功能极为重要。从出土时的情况来看，西坡墓葬中所用的青灰色草拌泥质地坚硬而细密，推测在下葬时的饱水状态下应有较强的隔水性，在填满墓圪时对墓室中的尸体和随葬品有一定的密封效果。这一情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后世曾用作墓葬密封防腐材料之一的青膏泥，青膏泥学名微晶高岭土，在湿润状态下呈青灰色，结构紧密，隔水性强，还有较大的黏性，故称青膏泥，晒干后呈白色或青白色，又称白膏泥。青膏泥是一种很好的密封防腐材料，在我国南方地区考古发掘中常可见到如马王堆汉墓等保存较好的湿尸，正是得益于青膏泥的使用。根据现有考古成果，至迟

在商代，人们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青膏泥用作墓葬的密封防腐材料，如固始葛藤山六号商代墓葬椁外四周的墓室内皆用青膏泥夯实<sup>[26]</sup>，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商代晚期M43、M44、M45接近椁顶时都有一层厚约20~30厘米的青膏泥<sup>[27]</sup>。两周至秦汉时期，青膏泥在墓葬中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尤以南方长江流域最为流行，特别是大中型墓葬中的墓室、墓壁、墓底等位置多用青膏泥填充，并逐步积累形成一套稳定的丧葬习俗和一系列有效的防腐措施。与西坡墓葬不同的是，这些晚期墓葬青膏泥的使用量极大，如绍兴印山越王陵的墓坑内青膏泥厚达6~8米，总量达5700立方米左右<sup>[28]</sup>。泥的来源也不同，相比西坡墓葬所用青灰色草拌泥需人工澄泥、掺杂植物茎叶调制等复杂工序，青膏泥不可人工制作，是一种在长期的地质过程中形成的含有高岭土成分的黏土，在我国南方的湖南、江西、江苏等地都有分布。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西坡墓葬使用青灰色泥与后来墓葬所用青膏泥的功能有着显著差异，西坡墓葬所用的青灰色泥并不是为了防腐目的，或主要目的不是防腐，而应是作为葬仪中的“道具”，在制备后与生土、棕红色地层土等混合后一并填入墓圪，这一现象和过程与木板封盖、尸体包裹等行为构成一整套完整的丧葬礼仪，可看作是西坡墓地特有的一种特殊葬仪。

西坡墓地独有的丧葬习俗并不是仅有使用青灰色泥这一种。在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中，20座有随葬品，14座无随葬品，无随葬品的墓葬大多数位于墓地的东部。经过前期研究发现，西坡墓地是从西往东逐渐形成的，东部墓葬的年代处于仰韶文化中后期最晚阶段，墓地东部墓葬不再随葬器物的现象，很可能意味着西坡墓地丧葬习俗的变化<sup>[29]</sup>。西坡墓地还出土有陶大口缸和玉钺这两种特殊随葬品，其中4件大口缸分别成对出自大型墓葬M8和M27，13件玉钺，分别出自M6、M8等9座墓葬，这些墓葬皆位于偏西位置，属于墓地的较早阶段。随葬陶大口缸和玉钺的葬俗也是西坡墓地所特有的，目前在黄河中游考古学文化中找不到这种葬俗的来源与流向，该葬俗可能是

受到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其中随葬玉钺是发生在西坡墓地的阶段性现象,该现象既可能与丧葬习俗有关,也可能与玉钺来源有关。由此推测,使用青灰色草拌泥的特殊葬仪也是西坡墓地所独有的,同样未见于黄河中游考古学文化,亦有可能是西坡遗址在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可看作是当时西坡人群的一种集体意识取向。

以灵宝西坡墓地为代表的仰韶文化中期葬仪的繁复和隆重程度还应与社会分化情况密切相关。按照现有认识,豫西、关中等仰韶文化核心区在中期的庙底沟类型阶段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灵宝西坡遗址是这一时期中心聚落的典型代表,也是当时聚落人群分化程度最显著的地方,不仅其聚落布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各类原始宗教仪式等活动也成为社会上层的政治统治手段<sup>[30]</sup>。表现在墓葬方面,陶大口缸和玉钺等特殊随葬物品具备了象征权力或特殊身份的功能,成为区分人群阶层的标识物,除此之外,特殊的丧葬礼仪也是当时社会等级的重要表达方式。这一时期的上层社群有着密切的社会观念交流,上层社会争相以外来的仪式和物品提高自己在当时社会中的声望和地位<sup>[31]</sup>,如西坡墓地大墓中随葬的玉器、象牙器很可能就是当时聚落社会高等级人群通过上层远距离交流而得来的。与此同时,处于聚落社会较低等级的下层平民阶层也普遍有着模仿上层社会葬仪的现象和趋势,而这些下层平民一般难以有渠道或足够的财富获取玉器、象牙器等贵重的特殊物品,相对来说,通过模仿上层社会的丧葬礼仪更容易实现一些。表现在使用青灰色泥方面,尽管西坡墓地高等级的大墓因规模更大,耗费的泥量和人工更多,但各等级墓葬均有以青灰色草拌泥封盖墓室和回填墓圪的步骤,只不过等级略低的墓葬在用泥量和填泥程序上都有减省的现象,表现出有模仿大墓的嫌疑。

#### 四 结语

综合上文分析,灵宝西坡遗址建筑基址、墓

葬中青灰色泥的大量使用和澄泥池的发现,一方面表明仰韶文化中期先民对青灰色泥的使用已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且已经掌握澄泥技术;另一方面把澄泥池的使用追溯到了仰韶文化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领域的创举。西坡遗址建筑基址和墓葬使用青灰色泥的来源和功能并不相同,应当区别看待。建筑基址中的青灰色泥主要来自于房屋附近澄泥池的泥料加工,主要是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用于涂抹墙面、火膛等位置,还是制作房屋地坪的原材料之一,功能主要是提升房屋的坚固、美观和耐用程度,反映出仰韶文化时期建筑理念和工艺的进步,为后来白灰面建筑技术的出现和长期流行奠定了基础。墓葬中的青灰色泥主要来自经简单处理后的河边湿地淤泥,应当是作为当时葬仪中的“道具”之一,但是很难说明其具有为尸体防腐的目的,这种使用青灰色草拌泥的特殊葬仪,有可能是西坡遗址在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可看作是当时西坡人群的一种阶段性集体意识取向,等级略低的墓葬可能还存在着模仿大墓葬仪的情况,其背景是仰韶文化中期较晚阶段的大型中心性聚落社会人群的日益分化。

需要说明的是,史前时期大规模、明确地制作青灰色泥,并将其用于房屋建造和丧葬礼仪中的现象,目前仅见于灵宝西坡遗址,但是并不能完全将其定性为一个孤例,例如我们对西坡遗址澄泥池认识的反复过程,可能也会存在于其他史前遗址。希望在未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能够发现更多此类案例,为相关课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更多素材和信息。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1(1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2(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J].文物,200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房址[J].考古,2005(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 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J].考古,2005(3);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N].中国文物报,2005-8-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J].考古,201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南壕沟发掘简报[J].考古,2016(5).
- [2] 马萧林.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与社会——灵宝西坡遗址微观分析[J].中原文物,2020(6).
- [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2002(2).
-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J].文物,2003(8).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房址[J].考古,2005(3).
- [6]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两座大型房址的发掘[J].考古,2015(5).
- [7]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灵宝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87.
- [9]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荆山黄帝陵管理所.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2001(11).
- [12] 陈明辉.裴李岗时期的文化与社会[D].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 [13] [19] [2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14] 王巍主编.中国考古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县泉护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6]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彬县水北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2009(3).
- [17]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移民局编.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9.
- [1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2023(7).
- [20] 肖娟英,吴超明,宋国定,刘思然,顾万发.巩义双槐树仰韶房址地坪的原料与制作工艺研究[J].中原文物,2023(3).
- [21] 李寒冰.三门峡地区仰韶文化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47.
- [23] 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编.泗水尹家城[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56.
- [24] 傅淑敏.豫晋龙山文化房屋建筑比较分析[J].文物,1992(9).
-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山西吕梁市信义遗址新石器时代窑洞式房址[J].考古,2023(3).
- [26] 信阳地区文管会,固始县文管会.固始县葛藤山六号商代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91(1).
- [27]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管会.罗山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1988(1).
-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9(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印山越王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 [29] 马萧林.灵宝西坡墓地再分析[J].考古与文物,2019(5).
- [30] 马萧林.仰韶文化中期的聚落与社会——灵宝西坡遗址微观分析[J].中原文物,2020(6);马萧林.河南地区仰韶文化庙底沟期遗存的发现与研究[J].中原文物,2021(5);马萧林,刘丁辉.仰韶文化“陶鹰鼎”的定名及相关问题研究[J].中原文物,2022(6).
- [31] 张弛.仰韶文化兴盛时期的葬仪[J].考古与文物,2012(6);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J].东南文化,2004(3);李新伟.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J].文物,2015(4).

(责任编辑:黄林纳)